



引國金佗粹編卷第五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行實編年卷之二

建炎四年

紹興元年

紹興二年

紹興三年

建炎四年

庚戌歲

年二十八

破羣賊戰常州擒少主李董李湄

復建康府獻俘行在 賜袍鎗鎧
帶鞍馬 平威方 轉武功大夫
昌州防禦使 除通泰州鎮撫使
戰承州擒高太保阿主孛董等
賜金注梳盞 戰北炭村 戰柴墟鎮
戰南霸塘

春正月金人攻常州守臣周杞遣屬官趙九
齡來迎先臣欣然從之且欲據城堅守扼虜
人歸路以立奇功會城陷未及行郭吉在宜

興搜掠吏民令佐聞先臣威名同奉書以迎
且謂邑之糧糗可給萬軍十歲先臣得書遂
赴宜興甫及境吉已載百餘舟逃入湖矣先
臣即遣部將王貴傳應及將二千人追之大破
其衆毆其人船輜重以還時又有群盜馬臯
林聚等精銳數千先臣遣辨士說之盡降其
衆有號張威武者不從先臣單騎入其營手
擒出斬之收其軍常之官吏士民棄其產業
趨宜興者萬餘家邑人德之各圖其像與老

稚晨夕瞻仰如奉定省曰父母之生我也易
公之保我也難又相帥即周將軍廟闢一堂
祠之邑令錢謚為之記夏四月金人再犯常
州先臣邀擊四戰皆捷擁溺河死者不可數
計擒女真萬戶少主孛董漢兒李渭等十一
人復尾襲之於鎮江之東戰屢勝 詔令就
復建康乃親將而往二十五日戰于清水亭
金人大敗僵屍十五餘里斬耳帶金銀環者
一百七十五級擒女真渤海漢兒軍四十五

人獲其馬甲一百九十三副弓箭刀旗金鼓
三千五百一十七事五月兀朮復趨建康先
臣設伏於牛頭山上待之夜令軍衣黑衣混
虜中擾其營虜人驚自攻擊
卒於營外伺望先臣復潛令
側伺其往來盡擒之初十日
要索城中金銀縑帛騾馬及
騎三百步卒二千人自牛頭山馳
新城設寨遂戰大破兀朮凡其所要獲負而

登舟者盡以戈殪其人於水溺填委於岸者
山積斬禿髮垂環者三千餘級僵屍十餘里
降其卒千餘人萬戶千戶二十餘人得馬三
百匹鎧仗旗鼓以數萬計牛驢輜重甚眾兀
朮遂奔淮西先臣乃入城撫定居民俾各安
業虜無一騎留者六月獻俘 行在所上詢
所俘得 二聖音問感慟久之先臣奏曰建
康為 國家形勢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比
張俊欲使臣守鄱陽備虜人之擾江東西者

臣以為賊若渡江必先二浙江東西地僻亦
恐重兵斷其歸路非所向也臣乞益兵守淮
拱護腹心 上嘉納之賜鐵鎧五十副金帶
鞍馬鍍金鎗百花袍褒嘉數四初叛將戚方
掠扈成軍老稚以歸成責之方陽謝約成盟
還所掠成不悟而往方伏壯士殺之併屠其
家成死其部曲相率歸于先臣廣德守臣亦
奉書以方之難來告會有 詔命先臣討之
先臣以三千人行寨于苦嶺方時發兵斷官

橋以自固先臣射矢橋柱方得天
遂遁

先臣命傅慶等追之不獲俄益兵來先臣自

領千人出凡十數合皆勝復遁
追不

已方生路垂絕知必為先臣所
後來

會師方乃間道降俊俊為先臣
乃出

拜方號泣請命俊力為
先臣
招

討有命飛固當稟從然飛與方同
方

遽叛去固嘗遣人以逆順喻之不聽屠掠生

靈騷動郡縣又誘殺扈將而屠其家且拒命

不降比諸兇為甚此安可貫俊再三請先臣

呼方謂之曰招討既赦汝一死宜思有以報

國家方再拜謝立于左當廣德之戰也先臣

身先士卒方以手弩射先臣中鞍先臣納矢

於箠曰他日擒此賊必令折之以就戮至是

取矢昇方方寸折惟謹先臣與俊皆大笑方

流汗股慄不敢仰視於是胡虜盜賊之在近

境者或殺或降時有刪定官邵緯者上書廟

堂言先臣驍武沈毅而恂恂如諸生頃起義

五

河北嘗以數十騎乘險據要却胡虜萬人之
軍又嘗於京城南薰門外以八九百人破
王善張用五十萬之衆威震夷夏而身與下
卒同食民間秋毫無擾如慮金人留軍江南
牽制官軍大爲東南之患則奮不顧身克復
建康爲國家奪取形勢咽喉之地使逆虜
掃地而去無一騎留者江浙平定其誰之力
歷數功效無慮數千言廟堂以其書奏上於
是有意超擢秋七月宰臣范宗尹奏事因言

張俊自浙西來盛稱岳飛可用上曰飛杜
充愛將充於事君失臣子之節而能用飛
有知人之明猶可喜也遷武功大大昌州防
禦使通秦州鎮撫使兼知秦州先臣以公牘
申省辭通秦之命願以母妻并二子爲質乞
淮南東路一重難任使招集兵馬掩殺金賊
復收本路州郡乘伺機會也遷漸進使山東
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庶幾得快平
生之志盡臣子之節報聞八月金人攻楚州

急簽書樞密院趙鼎遣張俊援之命先臣隸
俊節制俊辭曰虜之兵不可當也趙立孤壘
危在旦夕若以兵委之譬徒手搏虎併亡無
益鼎再三辨俊亦再三辭鼎奏 上曰若俊
憚行臣願與之偕俊復力辭乃 詔先臣率
兵腹背掩擊令劉光世遣兵而以先臣改隸
光世節制 上數令人促光世親率渡江光
世將行幙下或止之遂已 上聞之乃顧鼎
曰移文不足以盡意卿可作書與光世詳言

之鼎遂移書光世又不行

時

詔先臣而先臣方自

行在歸宜興

程吏

部赴鎮兀朮之知也十九日先臣

興

十三日軍至江陰竢舟未濟先臣聞敬輕騎
而先二十六日入泰州未視篆籍郡中敢死
士及部押使臣効用責其從軍願否狀盡收
其馬置之教場集射于其中中的多得自擇
一馬訖射得百人以賜甲五十副并作院甲
五十副予之分爲四隊常置左右九月初二

日入治所初三日復出屯初九日軍既畢濟
即日引兵屯三

光宗皇帝嫌諱

為楚聲援二十日遂

抵承州轉戰彌月三戰皆大捷殺其大酋高太
保擒女真契丹渤海漢兒軍等又俘阿里孛
董及里真阿主黑白打里蒲速里酋長七十
餘人送行在上賜札曰卿節義忠勇無愧
古人所至不擾民不知有兵也所向必克寇
始畏其威也朕甚嘉焉今方國步艱難非
卿等數輩朕孰與圖復中土耶賜卿金注

椀一副盞十隻聊以永懷也金人既陷承

楚詔光世措置保守通泰時先臣在承州
秦州盜起王昭寇城東張榮寇城北於是先
臣得還守通泰之命乃旋師自北炭村至
柴墟屢戰皆大捷死者相枕藉諜報金人併
兵二十萬將取通泰俄已破張榮莢城光世
復違詔不遣援兵先臣以聞冬十一月有
旨秦州可戰即戰可守即守如其不可且於
近便沙洲保護百姓伺便掩擊先臣顧虜勢

盛秦無可恃之險初三日全軍保柴墟戰于南霸塘金人大敗擁入河流者不可勝計相持累日而秦州為鎮撫使分地不從朝廷應副糧餉乏絕刳虜屍以繼廩初五日乃下令渡百姓于陰沙先臣以精騎二百殿金人望之不敢逼遂屯江陰時劇賊李成自號李天王乘金人殘亂之餘據江淮十餘州連兵三十萬有席卷東南之意遣其將馬進犯洪州十二月上命張俊為江淮招討使

紹興元年

辛亥歲

年二十九

討李成

戰生米渡

戰朱家山

戰樓子莊

殺馬進孫建降其衆

降張用及

一丈青 充神武副軍統制

轉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 擒饒

達姚青 陞神武副軍都統制

春正月俊入辭盛言李成之衆 上曰成兵

雖衆不足畏因 諭俊以為今日諸將獨汝

無功俊遽曰臣何為無功 上笑曰如韓世忠擒苗傅劉正彥卿殆不如也俊恐悚承命而退退而畏縮自度必不可勝思諸將惟先臣為謀勇乃請以先臣軍同討賊 詔許之 二月先臣至鄱陽與俊合兵三月初三日次洪州賊連營西山王師不得渡諸將莫當其鋒俊大懼召先臣問曰俊與李成前後數戰皆失利君其為我計之先臣對曰甚易也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三千自上流生米漕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雖不才願為先鋒以行俊大喜從之初九日先臣身披重鎧先諸軍躍馬以濟衆皆駭視須臾以次畢渡觀者以為神乃潛出進軍之右先臣首突賊陣所部從之賊大敗降其卒五萬先臣追之二十五里及河渡土橋纜數十騎而橋壞後騎莫能進進引軍五千回攻先臣先臣以一矢殪其先鋒之將麾騎突前進軍望風皆曳兵又大敗後呼壕寨吏治橋後騎亦至進遂走筠

州先臣以軍屯筠城東十一日賊復引兵出城布列橫亘十五里先臣以紅羅為幟刺白岳字於上平明領所擇馬軍二百人建旗鼓而前賊易其少搏之伏發大敗走先臣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即坐卸衣甲當不汝殺賊應聲坐者八萬人死者無數擇所獲鎗刀衣甲器仗之堅全者束之令降卒負挈隨軍其敝者置于筠之州帑分隸降軍三日乃畢進以餘卒奔李成所成時在南康之建昌先臣貢

力引兵衝枚至朱家山偃兵伏幟於茂林待之進至伏兵一鼓出林賊衆大敗殺獲步兵五千人斬其將趙萬等進引十餘騎先走僅以身免成怒自引兵十餘萬來先臣遇之于樓子莊引軍合戰大破成軍降其卒二萬餘人獲馬二千匹追之由武軍至江州道中殺及降凡三萬人成自獨木渡趨蘄州先臣以馬軍追之渡步軍于張家渡以夾擊之殺馬進孫建及酋領其衆成軍晝夜駭走不得休

息飢困死者十四五至蘄州又降其卒萬五千
千人馬二千餘匹所棄器仗衣甲金帛無數
成走降僞齊江淮以平相州人張用勇力絕
群號張莽蕩其妻勇在用右帶甲上馬敵千
人自號一丈青以兵五萬寇江西俊召先臣
語曰非公無可遣者問用兵幾何先臣曰以
飛自行此賊可徒手擒俊固以步兵三千益
之先臣至金牛頓兵遣一卒持書諭之曰吾
與汝同里人忠以告汝南薰門鐵路步之戰
皆汝所悉也今吾自將在此汝欲戰則出戰
不欲戰則降降則國家錄用各受寵榮不
降則身隕鋒鏑或係累歸朝廷雖悔不可
及矣用與其妻得書拜使者曰果吾父也敢
不降遂俱解甲先臣受之以歸俊謂諸僚佐
曰岳觀察之勇略吾與汝曹俱不及也繼又
招降馬進餘黨之潰者數萬先臣汰其老弱
得精兵萬餘人以歸俊俊奏功先臣第一秋
七月充神武副軍統制命權留洪州彈壓盜

賊冬十月授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建寇范
汝爲陷邵武軍江西安撫大使李回檄先臣
分兵三千保建昌軍二千保撫州以洪州鄰
撫州建昌隣邵武也先臣使以岳字幟植城
門且榜于境曰賊入此者死遊騎抄掠者望
見皆相戒以勿犯村氓樵蘇猶故民不知有
盜十一月姚達饒清以萬餘人逼建昌先臣
使王萬徐慶將建昌之軍討之擒青達於四
望山十二月陞神武副軍都統制

日先臣至茶陵先遣兵趨郴及桂陽路伺成
動息上又令察其受招與否爲之進退先
臣數以上意諭之成不聽乃上奏云內寇
不除何以攘外近郊多壘何以服遠比年羣
盜競作朝廷務廣德意多命招安故盜亦
玩威不畏力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略
加勦除逢蠱起之衆未可遽殄上許之夏閏
四月入賀州境成置寨太平場先臣未至賊
屯數十里按兵立柵會得成謀縛而坐之帳

下省問先臣出帳召軍吏調兵食吏請曰糧且罄矣柰何先臣曰促之耳不然姑返茶陵以就餉已而顧見成謀捽耳頓足而入乃逸之謀至成軍盡以告成成大喜期明日追先臣軍是夜先臣命士蓐食夜半悉甲趨遶嶺初五日未明已破太平場寨盡殲其守隘之兵而焚毀之成大驚明日進兵距賀城二十里成募願戰賊兵三萬夜半據山之險迎捍官軍先臣麾兵掩擊賊衆大潰追至城東江岸成奔桂嶺路上復賜詔令不以遠近追捕又以暑月暴露之苦令學士院降勅書撫諭先臣進兵趨桂嶺其地有北藏嶺上梧關蓬嶺號爲三隘成先引兵據北藏嶺上梧關以待先臣成自喜以爲得地利後來者莫能奪先臣至成以都統領王淵迎戰先臣麾兵疾馳不陣而鼓淵軍大潰復殲其守隘之卒奪二隘而據之成急遁去十三日成復選銳將自北藏嶺夾擊官軍先臣以兵迎之

成敗斬一萬五千餘級獲其弓箭刀鎗等無
數成又自桂嶺置寨至北藏嶺綿亘六十餘
里所據皆山險河澗道路隘狹人馬不得並
行成自守蓬嶺嚴備特甚是時賊衆十餘萬
皆河北河東陝右之散卒驍勇健鬪先臣所
部纔八千人而騎兵最少視成軍十不及其
一十五日先臣進兵蓬嶺分布嶺下日及未
一鼓登之成軍四潰所殺及掩擁入河者不
知其數成自投嶺下得駿馬而逃先臣舉其
寨盡有之凡鎗刀金鼓旗幟無遺者奪其被
虜人民數萬人歸之田里擒其將張全成竄
連州先臣召張憲王貴徐慶謂之曰曹成敗
走餘黨盡散追而殺之則良民脅從深可憫
痛然縱其所往則大兵旣旋復聚爲盜吾今
遣若等三路招降若復抵拒誅其首而撫其
衆謹毋妄殺以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
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郴桂陽招之降者二
萬與先臣會于連州先臣用其首領而給其

食降民大喜乃益進兵追成成懼甚走宣撫
司降有郝政者率衆走沅州首被白布自稱
爲成報讎謂之白頭巾已而爲張憲所擒其
將楊再興走躍入澗中憲欲殺之再興曰願
執我見岳公遂受縛先臣見再興竒其貌命
解其縛曰吾不殺汝汝當以忠義報國再
興拜謝後卒死國事爲名將嶺表悉平時以
盛夏行煙瘴之地登山涉險衝冒炎暑賊兵
以疾死者相繼而官軍無一人疫癘者准死
敵之兵纔一二人說者以爲先臣忠義所致
六月十一日授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依
前神武副軍都統制制辭有許國忠誠馭
衆訓整同士卒之甘苦致紀律以嚴明之語
初有旨命先臣平曹成日赴行在尋以
江州係控扼要地合屯重兵令先臣將帶本
部并韓京吳錫軍屯于江州比入江西界准
本路安撫大使李回牒令招殺馬友下郝通
賊馬先臣遂至筠州降之除揀放外得精兵

一萬八千人因奏所得兵可以防江其韓京
吳錫軍更不須起發乃以京錫撥隸荆湖廣
南宣撫司時馬友復犯筠州城西防隘之兵
望風潰散守臣已徒步出境及聞先臣軍來
友遽逃去軍至江州劉忠之餘黨四千餘人
寇蘄之廣濟縣又李通已受招安在司公山
不肯出令先臣掩捕悉平之於是李回奏乞
以舒蘄光黃接連漢陽武昌一帶盜賊並委
先臣招捕十一月二將李宗亮誘張式以所

部兵叛

紹興三年 癸丑歲 年三十一

平李宗亮 賜金蕉酒器 討虔寇

擒彭友等 平固石洞 入虔州

斬十大王等 擒高聚 擒張成

召赴行在 賜袍帶鞍馬弓箭等

賜宸翰精忠旗 除江西沿江制

置使 改江西制置使兼舒蘄州

改神武後軍統制

春正月宗亮式夜至筠州焚毀居民殺劫甚衆先臣遣徐慶傳選軍捕滅之二月上遣鄭莊齋賜先臣金蕉酒器如賜韓世忠禮召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中奏臣到洪州採訪物論皆謂岳飛提兵素有紀律人情恃以爲安今岳飛將帶軍兵前赴行在竊恐民不安業盜賊無所鎮壓復至猖獗乃不果行又賜李回親札令擇本路盜賊熾盛處專委先臣是時虔吉二州之境盜賊羣起吉州

日彭友李動天爲之魁及以次首領號爲十大王虔州則陳顥羅閑十等各自爲首連兵數十萬置寨五百餘所表裏相接捍拒官軍分路侵寇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潮邵武諸郡縱橫來往兇焰方赫於是李回奏吉寇彭友等爲亂乞專委先臣廣東宣諭明橐亦奏虔賊爲二廣患採之南方物論皆言岳飛所部最爲整肅所過不擾若朝廷矜憫遠人特遣岳飛軍來則不惟可除羣盜

而既招復叛如劉擗輩亦可置之隊伍繩以
紀律使之爲用又知梧州文彥明奏虔州鹽
寇入廣東劫掠乞委先臣討捕劉太中亦連
奏以先臣爲請 上始專以虔吉寇付先臣
夏四月先臣至虔州聞彭友等立柵于固石
洞儲蓄甚富先臣遣吏伺其實乃已離固石
洞悉其兵至雩都俟官軍且宣言曰人言岳
承宣智勇爲天下第一我今破之岳承宣且
敗他人若我何吏回報先臣笑遣辯士二人

造之開諭禍福說之以降賊曰爲我語岳承
宣吾寧敗不肯降毋以虛聲恐我也遂與戰
友等方躍馬驅突示其驍勇先臣麾軍擊之
擒友等於馬上餘酋散走賊衆橫屍滿山谷
獲衣甲器械無數奪其被虜老弱二萬餘人
縱歸田里餘酋復退保固石洞洞之山特高
四環皆水登山僅止一徑勢甚險阻先臣頓
兵瑞金縣領千餘騎至固石洞復遣辯士說
之曰汝誠衆且險能保不敗耶敗而後降吾

不汝貫矣降即亟降毋自速辜賊衆不聽曰
苟能破山寨而降吾黨雖死尚何憾先臣乃
列馬軍於山下皆重鎧持滿黎明遣死士三
百疾馳登山賊衆大亂山下鳴鼓呼噪賊莫
測多寡棄山而下見山下皆爲列騎所圍於
是疾呼丐命倉卒投墜而死者甚衆先臣乃
令軍中毋殺一人賊衆悉下山投降或曰說
之不我聽何以貸爲請盡戮之先臣蹙然良
久曰此輩雖兇頑然本愚民耳殺之何益且
主上旣赦其人矣不然何以成主上之美
命籍其金帛之藏盡入備邊激賞庫擇降民
之勇銳者隸諸軍餘悉縱之田里下令使各
安業耕種逃民盡還遣徐慶等將兵授以方
略捕諸郡賊以次敗降是役也擒賊大小首
領五百餘人一無遺類初廟堂以隆祐震
驚之故有密旨令屠虔城先臣旣平諸寇
乃駐軍三十里外上䟽請誅首惡而赦脅從
不許連請不已上乃爲之曲宥就詔先

臣裁決六月先臣始入城論囚即諸酋罪之
尤者數人各置之法餘悉稱詔貫之市不
易肆虔人懽聲如雷至今父老家家繪而事
之遇諱日則哀金飯僧于梵舍以爲常雖更
權臣之禍亦不變時又有劉忠之將高聚犯
袁州先臣遣王貴擊之擒高聚及其徒二百
餘人降其衆三千殺其僞統制方失其名張
成亦以三萬人犯袁州陷萍鄉復遣王貴擊
之成敗走王貴奪其寨焚之殺死甚衆俘五

其威聲十八日有旨諭先臣其目有三一
令先臣於江州興國南康一帶住劄江西諸
屯軍馬許遇緩急抽差一江上有軍期急速
與制置會議不及許一面隨宜指置一舒蘄
兩州增隸先臣節制二十日賜銀二千兩犒
所部將士二十一日改除江南西路制置使
二十四日除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二十
七日以李山軍馬隸先臣二十九日改差神
武後軍統制依前制置使冬十一月令王瓌

折彥質遣吳全吳錫兩軍並聽先臣節制十
二月以李橫牛臯隸先臣是時偽齊使李成
合北虜兵五十萬大舉南寇攻陷襄陽府及
唐鄧隨郢州信陽軍故鎮撫刺史如李橫李
道翟琮董先牛臯等俱失守偽齊於每郡俱
置偽將又有湖寇楊么與偽齊交結欲分車
船五十艘攻岳鄂漢陽蘄黃順流而下李成
以兵三萬益楊么舟師自提十七萬由江西
陸行趨兩浙楊么會合朝廷患之始命於

江南北岸水陸戰備處常為待敵計又命於
興國大冶通洪州之路措置隄備多遣間探
日具事宜以聞又命防拓鄂黃等州及漢陽
軍又於下流鄂岳備賊營之潛渡為寇者據
興四年四月四日權知岳州劉愿申事宜狀知一日先臣與幕中人
語論及三寇或問將何先先臣曰先襄漢襄
漢既復李成喪師而逃楊么失援矣第申嚴
下流之兵以備之然後鼓行

國金佗粹編卷第五

國金佗粹編卷第六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行實編年卷之三

紹興四年

紹興五年

紹興四年 甲寅歲 年三十二

兼荆南鄂岳州 復郢州 斬京

超劉楫 復隨州 斬王嵩 戰

襄江 復襄陽府 戰新野市

起營田 敗劉合字董 降楊德

勝 復鄧州 擒高仲 賜銀合

茶藥 復唐州 復信陽軍 屯

鄂州 除清遠軍節度使 戰唐州

春三月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先臣乃奏

乞復襄陽六郡以為今欲規恢不可不爭此

土宜及時攻取以除心膂之病 上以諭輔

臣趙鼎奏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於是即

以親札報之曰今從卿所請已降畫一令

卯收復襄陽六郡惟是服者舍之拒者伐之

追奔之際孝宗皇帝嫌諱無出李橫舊界畫一之目以湖

北帥司統制官顏孝恭崔邦弼兩軍并荆南

鎮撫使司馬軍並隸節制及諸州既復並許

隨宜措置差官防守如城壁不堪守禦則移

治山寨或用土豪或用舊將牛臯等主之夏

四月令神武右軍中軍各選堪披帶馬百匹

遣使臣兵級部付先臣二十五日 上以金

束帶三賜先臣將佐五月除黃復州漢陽軍

德安府制置使提兵至郢州僞將京超驍勇武悍號萬人敵雜蕃漢萬餘人軍勢大張先臣渡江至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帥復舊境不涉此江初五日抵城下先臣躍馬環城以策指東北敵樓顧謂衆曰可賀我也超乘城拒敵先臣使張憲就問之曰爾曹本受聖朝厚恩何得叛從劉豫超謀主劉揖出應之曰今日各事其主毋多言也先臣怒甚時軍正告糧乏先臣問糧所餘幾何曰可再飯

先臣曰可矣吾以翌日巳時破賊黎明賊衆薄城一麾並進衆皆累肩而升超迫於亂兵投崖而死殺虜卒七千人積屍與天王樓俱高劉揖就縛至前先臣責以大義南鄉斬之遂復郢州於是遣張憲徐慶復隨州僞將王嵩聞憲慶至不戰而遁退保隨城未下先臣遣牛臯裹三日糧往糧未盡而城已拔執嵩斬之得士卒五千人遂復隨州先臣領軍趨襄陽李成聞先臣至引軍出城四十里迎戰

左臨襄江王貴牛臯等欲即赴賊先臣笑謂
貴等曰止此賊屢敗吾手吾意其更事頗多
必差練習今其踈暗如故夫步卒之利在阻
險騎兵之利在平曠成乃左列騎兵於江岸
右列步卒於平地雖言有衆十萬何能爲於
是舉鞭指貴曰爾以長槍步卒由成之右擊
騎兵指臯曰爾以騎兵由成之左擊步卒遂
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不能支退擁入江
人馬俱墜激水高丈餘步卒之僨死者無數
成軍夜遁復襄陽府駐軍城中僞齊益季成
兵屯襄江北新野市號三十萬欲復求戰先
臣先遣王萬提兵駐清水河以餌之先臣繼
往六月五日賊悉其衆衝突官軍萬與先臣
兵夾擊敗之六日復戰又敗之使萬追擊橫
屍二十餘里 上賜札曰季成益兵而來我
師大獲勝捷乃卿無輕敵之心有勇戰之氣
之所致也因以見賊志之小小耳 朕甚慰
焉嘗降 親札令卿條具守禦全盡之策若

少留騎兵恐復爲賊有若師徒衆多則饋餉
疲勞乃自困之道卿必有以處焉先臣奏曰
臣竊觀金賊劉豫皆有可取之理金賊累年
之間貪婪橫逆無所不至今所愛惟金帛子
女志已驕惰劉豫僭臣賊子雖以儉約結民
而人心終不忘 宋德攻討之謀正不宜緩
苟歲月遷延使得修治城壁添兵聚糧而後
取之必倍費力 陛下淵謀遠略非臣所知
以臣自料如及此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

原恢復故疆民心効順誠易爲力此則 國
家長久之策也在 陛下睿斷耳若姑以目
前論之襄陽隨郢地皆膏腴民力不支若行
營田之法其利爲厚即今將已七月未能耕
墾來春即可措畫 陛下欲駐大兵於鄂州
則襄陽隨郢量留軍馬又於安復漢陽亦量
駐兵兵勢相援漕運相繼荆門荆南聲援亦
已相接江淮荆湖皆可奠安六州之屯且以
正兵六萬爲固守之計就撥江西湖南糧斛

朝廷支降券錢為一年支遣候營田就緒軍儲既成則朝廷無餽餉之憂進攻退守皆兼利也惟是葺治之初未免艱難必仰朝廷微有以資之基本既立後之利源無有窮已又此地秋夏則江水漲隔外可禦寇內足以運糧至冬後春初江水淺澀吾資糧已備可以坐待矣于今所先在乎速備糧食斟量屯守之兵可善其後臣今亦候糧食稍足即過江北雖番偽賊勢衆多臣誓當竭力勦戮

不敢少負陛下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王瓌以大兵討楊么六萬之兵亦未及抽摘然營田之議自是興矣秋七月遂進兵鄧州聞李成與金賊劉合李董陝西番偽賊兵會聚于州西北置寨三十餘所以拒官軍先臣遣王貴等由光化路張憲等由橫林路會合掩擊憲至鄧城外三十里遇賊兵數萬迎戰王萬董先各以兵出奇突擊賊衆大潰降執番官楊德勝二百餘人得兵仗甲馬以萬計劉合

孛董僅以身免賊將高仲以餘卒走退保鄧城閉門堅守十七日先臣引兵攻城將士皆不顧矢石蟻附而上一鼓拔之生擒高仲遂復鄧州 上聞之喜謂胡松年曰朕雖素聞岳飛行軍極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松年對曰惟其有紀律所以能破賊及捷奏至後殿進呈 上曰岳飛籌略頗如人意令學士院降 詔獎諭仍遣中使傳宣撫問賜銀合茶藥并問勞將佐犒賞有差二十三日復布州尋又復信陽軍擒僞知通凡五十人襄漢悉平川陝貢賦綱馬道路至是始通行無阻焉襄漢既平先臣辭制置使乞委任重臣經畫荆襄 上賜 詔不許趙鼎奏湖北鄂岳州屯駐不惟江西藉其聲援可保無虞而湖南二廣江浙亦獲安妥 上乃以襄陽隨郢唐鄧信陽並作襄陽府路隸之先臣尋移屯鄂州二十五日除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依前神武後軍統制特封武

昌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

制詞略云身先百戰之鋒氣蓋萬夫之敵機

權果達謀成而動則有功威信著明師行而

耕者不變振王旅如飛之怒月三捷以奏功

率寧人有指之疆日百里而辟土慰我 后

雲霓之望拯斯民塗炭之中辭意甚寵又賜

金束帶一九月兀朮 劉豫稱兵七十餘萬林

報山東二萬元朮二部不計數趙進報劉豫

起發十萬陳香千經等報宿遷縣兩次見一

萬四千張斌報三太子與兀朮所領共十萬

五千密院所奏謀報三萬又報馬安撫二千

郭觀察七千三大王四十萬積而聚糧入

計之共當七十餘萬並據堂劄指揮

寇謀報警急二十一日令備軍馬舟船於衝

要控扼之地分布防托時具謀探動息及備

禦次第聞奏二十五日令照應荆襄控扼武

昌一帶仍措置楊么二十七日令體探的實

嚴切隄備二十九日令凡控扼處分遣官兵

嚴密把截如有警急則鼓率將士極力捍禦
掩殺毋令透漏冬十月五日令疾速措置更
遣謀探日一具奏虜人侵淮急圍廬州上

賜札曰近來淮上探報緊急朕甚憂之已降指揮督卿全軍東下卿夙有憂國愛君之心可即日引道兼程前來朕非卿到終不安心卿宜悉之先臣奉詔出師池州先遣牛皐渡江十二月自提其軍趨廬州與皐會 上遣李庭幹賜先臣香藥旦賜札撫問時偽齊已驅甲騎五千被城皐以所從騎遙謂虜衆曰牛皐在此爾輩胡爲見犯虜衆已愕然相視及展字幟與精忠旗示之虜衆不戰而潰先臣謂皐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皐追擊三十餘里虜衆相踐及殺死者相半殺其都統之副及偽千戶長五百戶長數十人擒番偽兵八十餘人得馬八十餘匹旗鼓兵仗無數軍聲大振廬州遂平

紹興五年

乙卯歲

年三十三

入覲

賜銀絹等

除鎮寧崇信

軍節度使充湖北荆襄潭州制置使除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

使 陞都統制 大破楊么 降

黃佐楊欽 擒陳貴等 斬楊么

鍾儀 擒黃誠劉衡 賜銀合茶

藥 加檢校少保 除湖南北襄

陽府路招討使 賜銀合茶藥

春二月先臣入覲 上賜銀絹二千匹兩承

信郎恩命一母封國夫人孺人封號二冠帔

三 眷禮甚厚賜諸將金束帶及牛皐以下

二十九人并立功官兵五百四十六人各封

資受賞有差授鎮寧崇信軍節度使依前神

武後軍統制充荆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

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進封武昌郡

開國侯 制詞有曰闕禮樂而厲廉隅德遜

有君子之操援枹鼓而先士卒忠蹇匪王臣

之躬又曰于疆于理威行襄漢之山川如飛

如翰名動江淮之草木又曰萬騎鼓行震天

聲於不測千里轉戰奪勇氣於方張力捍孤

城系俘羣醜又以 明堂恩加食邑五百戶

食實封二百戶十二日除荆湖南北襄陽府
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招捕楊么楊么
者鼎州鍾相之餘黨楚人謂幼爲么故稱么
云自建炎末相敗死么率其餘部居湖湘間
其徒有楊欽劉衡周倫黃佐黃誠夏誠高老
虎等數年間聚兵至數萬立相之子儀謂之
鍾太子與么俱僭稱王官屬名號車服儀衛
並擬王者居有三衙大軍所居之室稱曰內
文書行移不奉正朔蹂踐鼎澧窺覷上流程

迎道之壺漿所至得其懽心斯以寬予憂
將至潭先遣使持檄至賊中招之先是鼎州
太守程昌禹遣劉醇荆湖南北宣撫使孟庾
遣朱寔湖廣宣撫使李綱遣朱詢荆南鎮撫
使解潛遣史安湖南及諸軍遣晁遇十七人
邵州太守和璟亦累遣人招安皆為賊所殺
至是所遣之使叩頭伏地曰節使遣某猶以
肉餒飢虎也寧受節使劔不忍受逆賊辱先
臣叱之起曰吾遣汝汝決不死使者起受命

以行至其境望見賊巢即厲聲呼曰岳節使遣我來諸寨開門延之使者以檄授賊賊捧檄欽誦或問岳節使安否雖叛服之志未齊然皆不敢萌異意於是么之部將黃佐謂其屬曰吾聞岳節使號令如山不可玩也若與之敵我曹萬無生全理不若速往就降岳節使誠人也必善遇我率其所部詣潭城降皆再拜先臣釋其罪慰勞之即日聞于朝擢佐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實予特厚佐出

復單騎按其部撫問甚至明日召佐使坐命具酒與飲酒酣撫佐背謂曰子真丈夫知逆順禍福者無如子子姿力雄鷲不在時輩下果能爲朝廷立功名一封侯豈足道哉吾欲遣子復至湖中視有便利可乘者擒之可以言語勸者招之子能率任吾事否佐感激至泣再拜謝先臣曰佐受節使厚恩雖以死報佐不辭惟節使命乃遣佐歸湖中又有戰士三百餘人來降先臣皆委曲慰勞命其首

領以官優給銀絹縱之聽其所往有復入湖者亦弗問居數日又有二千餘人來降先臣待之如初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州叅政席益與浚備語先臣所為謂浚曰岳侯得無有他意故玩此寇益欲預以奏聞如何浚笑曰岳侯忠孝人也足下何獨不知用兵有深機胡可易測益慚而止夏四月黃佐襲周倫寨擊之倫大敗走殺死及掩入湖者甚衆擒其統制陳貴等九人奪衣甲器仗無數寨柵

糧船焚毀無遺者佐遣人馳報先臣先臣即上佐功轉武經大夫仍撫勞所遣將士第功以聞統制任士安慢王瓌令不戰先臣鞭士安一百使餌賊曰三日不平賊斬之士安乃揚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及所見止士安等軍耳賊乃併兵永安寨攻之先臣遣兵設伏士安等戰垂困伏兵乃起四合擊之賊衆敗走獲戰馬器甲無數又追襲過苟陂山所殺獲不可勝計士安復移軍與牛臯屯龍陽

舊縣之南逼近賊巢賊出攻之官軍迎擊賊
又敗走 上賜札諭之曰 朕以湖湘之寇
逋誅累年故特委卿為且招且捕之計欲使
恩威並濟綏靖一方聞卿措畫得宜 朕甚
嘉之五月有 旨召張浚還浚得 詔謂先
臣曰浚將還矣節使經營湖寇已有定畫否
先臣袖出小圖以示浚曰有定畫矣浚按圖
熟視移時謂先臣曰浚視此寇阻險窮絕殆
未有可投之隙 朝廷方召浚歸議防秋盍

且罷兵規畫上流俟來歲徐議之先臣曰何
待來年都督第能為飛少留不八日可破賊
都督還 朝在旬日後耳浚正色曰君何言
之易耶王四廂兩年尚不能成功乃欲以八
日破君何言之易耶先臣曰王四廂以王師
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浚曰何
謂以水寇攻水寇先臣曰湖寇之巢艱險莫
測舟師水戰我短彼長入其巢而無鄉導以
所短而犯所長此成功所以難也若因敵人

之將用敵人之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援使桀黠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覆亡猶反手耳飛請除來往三程以八日之內俘諸囚於都督之庭浚亦未信乃奏曰臣只候六月上旬若見得水賊未下即召飛前來潭州分屯潭鼎人馬規畫上流軍事訖赴行在先臣遂如鼎州六月二日楊欽受黃佐之招率三千餘人乘船四百餘艘詣先臣降先臣喜私謂左右曰黃佐可任也楊欽驍悍之尤者欽今乃降賊之腹心潰矣欽自束縛至庭先臣命解其縛以所賜金束帶戰袍予之即日聞奏授武義大夫又命具酒使王貴主之禮遇甚厚及所部犒賞有差欽感激不自勝所部皆喜躍恨降晚先臣乃復遣欽歸湖中諸將皆力諫先臣不答越兩日欽盡說全琮劉詵等降未降者尚數萬先臣詭罵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挾之復令入湖是夜以舟師掩其營併俘欽等其餘黨殺獲略盡惟楊公負

固不服方浮遊湖上夸逞神速其舟有所謂
望三州和州載五樓九樓大德山小德山大
海鯁頭小海鯁頭以數百計舟以輪激水疾
駛如羽左右前後俱置撞竿官舟犯之輒破
又官舟淺小而賊舟高大賊矢石自上而下
而官軍仰面攻之見其舟而不見其人先臣
取君山之木多爲巨筏塞湖中諸港又以腐
爛草木自上流浮而下擇視水淺之地遣口
伐者二千人挑之且行且詈賊聞詈不勝憤

爭揮瓦石追而投之俄而草木全積舟輪一
膠滯不行先臣亟遣軍攻之賊奔港中爲筏
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拒矢石羣舉巨木
撞賊舟舟爲之碎楊公舉鍾儀投于水繼乃
自仆牛臯投水擒公至先臣前斬首函送都
督行府僞統制陳瑄等亦劫鍾儀之舟獲金
交床金鞍龍鳳簞以獻率所部降先臣亟領
黃佐楊欽等軍入賊營餘酋大驚曰是何神
也夏誠劉衡俱就擒黃誠大懼不知所爲亟

與周倫等首領三百人俱降牛臯請曰此寇
逋誅罪不容數勞民動衆亦且累年若不略
行勦殺何以示軍威先臣曰彼皆田里匹夫
耳先惑於鍾相妖巫之術故相聚以爲姦其
後乃沮於程吏部盡誅雪耻之意故恐懼而
不降日往月來養成元惡其實但欲求全性
命而已今楊公已被顯誅鍾儀且死其餘皆
國家赤子苟徒殺之非主上好生之意也
連聲呼謂官軍曰勿殺勿殺牛臯敬服其言

不
退先臣請行諸寨慰撫之命少壯強有力
者籍爲軍老弱不堪役者各給米糧令歸田
有自請歸業者二萬七千餘戶先臣皆給據
而遣之又命悉賊寨之物盡散之諸軍而縱
火焚寨凡焚三十餘所揭榜於青草洞庭湖
上不數日行旅之往來居民之耕種頓若無
事之時然湖湘悉平是役也獲賊舟凡千餘
鄂渚水軍之盛遂爲沿江之寇自其與浚言
至賊平果八日浚歎曰岳侯殆神筭也即日

上之朝。上遣內侍一員至先臣軍前傳宣撫問，仍賜銀合茶藥及撫勞將士，賜詔褒諭。有曰：湖湘阻深，姦兇嘯聚，曩命往伐，用非其人，輕敵寡謀，傷威損重，遂令孽寇久稽靈誅。卿勇略冠軍，忠義絕俗，肅將王命，諭集長沙，威稜所加，已聞聲而震，疊恩信既著，宜傳檄而屈降。消時內侮之虞，宣予不殺之武，又賜札曰：非卿威名冠世，忠義濟時，先聲所臨，人自信服，則何以平積年嘯聚之黨於旬

朝。指顧之間，不煩誅夷，坐獲嘉靖，使朕恩威兼暢，厥功茂焉。初有唐生居鼎州，嘗與程昌禹論湖寇之險，曰：他人寨柵，猶或可入，如楊公寨則雖虎豹不可入也。昌禹曰：然則柰何？唐生作俚語應之曰：除是飛，便會入去。昌禹大笑曰：世間豈有生肉翅人，可使耶？顧謂僚屬曰：茲事當且止也。又夏誠、劉衡等嘗自詫曰：吾城池樓櫓如此，欲犯我，除是飛來，至是始驗。時有盧奎者，作鼎澧，聞見錄述其事。

其末曰半月之間談笑以平羣賊使有船者不能遠去有寨者不能堅守幾於不戰屈人紀其實也有旨兼蘄黃州制置使以目疾乞解軍事上不許既而疾稍瘳先臣不復請強起視事又有旨令先臣軍以三十將爲額八月二十二日有旨令先臣於襄陽府路復州漢陽軍鄉村民社置山城水寨處疾速措置備禦事務具已施行狀聞奏秋九月加檢校少保食邑五百戶實封二百戶

封鄂國公制詞有曰得好生於朕志新舊染於吾民支黨內擒爭掀狡窟渠魁面縛自至和門服矢弣弓盡散潢池之嘯聚帶牛佩犢悉歸田里之流逋清湖湘累歲蕩泊之蓄增秦蜀千里貫通之勢還軍鄂州益自奮厲日率將士閱習師徒軍容甚整張浚按視還朝以聞冬十月上賜詔褒諭十二月除荆湖南北襄陽府路招討使十五日遣賜臘藥二十一日遣使傳宣撫問賜銀合茶藥

邦國金佗粹編卷第六



